

绿皮火车

胡美云



翻看朋友圈时,看到远在江苏的小弟发了新动态:“还是以前的味道。”配的是一张订单截图,买的是健力宝,那是我承载着我童年记忆的一款饮料。

心下一颤,开始一笔一画地给他打字留言:1996年暑假,爸爸送我到常州时,在火车上给我买的饮料就是健力宝,那是我第一次喝。

输入完毕,点发送前,我看到了小弟文字后面那个龇牙而笑的表情,便停住了。不由想到父亲离开我们已近8年,小弟一定也会如我这般,在静夜里念及父亲,也如我这般有着锥心的怀念,只是他不说而已。便一字一字地删了留言,留给他一个同样龇牙而笑的表情。

时间回到1996年,父亲带着歉疚和不舍,把我送到陌生的常州市打工。那年,我刚刚成年,不得已辍学。在拥挤嘈杂的旧火车站,瘦弱的父亲挤到售票口,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钞票,他用手指在舌头上划一下,小心翼翼地数给售票员,换来两张陌生的绿皮火车票。

坐在车厢里,我看着相向而坐的父亲。他叫停卖货的小推车,从旧旧的口袋里,掏出一张久远年代的伍元钱,买来一瓶健力宝。他小心翼翼地,带着讨好与安慰递过来。时光特写了饮料罐下他粗糙的、愧疚的双手。我看到了那年青涩的自己,接过健力宝时脸上的强颜欢笑——那时候的父亲像孩子,我像一瞬间长大的大人。

绿皮火车拖着粗重的身子,轰隆轰隆,沿途刻下许多陌生而新奇的风景,和定格成画的父亲。

离开常州去深圳是1998年的秋天

了。我再次从故乡出发,去往我心中的远方。故乡到常州,两年里来往往许多趟的绿皮火车,于我,已经熟悉到亲切。去往深圳,起点一样,终点不同,出发买票,中转换乘,早已从容应对,漫长的旅途,也可以不紧不慢地度过。

现在想来,在没有手机的年月里,在我悠然享受着近20小时的绿皮火车时光里,伴随着哐当哐当缓慢前行的,是窗外缓慢拉开的陌生风景,是一阵阵拖着长调的“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八宝粥”的叫卖声,是有人上有人下的暂停。在这样的时光静好里,淹没在人群里的父亲,耳听火车隆隆远去终不可闻的父亲,他的心里,有多么牵挂、失落和担忧。许多年后,我已为人母,在送女儿踏上他乡求学时,想起那时的父亲,心里便有绿皮火车慢慢开过,一幕幕如同茶

叶在沸水中苏醒,不觉已泫然。

每年春节回家,当我拖着拉杆箱走出站口时,一抬头就能看见满脸笑容的父亲,就像春去了秋来了一样自然。而今,绿皮火车已消失在历史的滚滚车轮里,我从更远的厦门乘动车回家,也只需五个小时了。依然喜欢临窗而坐,看着飞驰而去的风景,看着漂亮的乘务员推着小推车,慢慢推行在干净、宽松、安静的列车里,不由人不微笑。只是琳琅满目的推车上,再也不见健力宝的影子,就像我一下车,茫茫人海里,却再也不能见到父亲一样。

我已多年未回故乡了。

收香

郭华悦

秋来,桂花开得满树金灿灿。寒风至,又落得一地金灿灿。清晨,乘着能渗入肌肤的寒风,来到老宅的院子里,一股隐隐约约的香,夹在清清凉凉的风里,扑鼻而来。

于是,俯下身子,长长地嗅着。那气味中,有泥土的芬芳,有枯草的草香,还有一股虽已不复往日浓郁,却依旧沁人心脾的花香,那是落土的桂花香。明日黄花,虽欲去,却难舍离,化为屡屡寒香,挣扎在冬日清晨的土地上。

桂花香,洗净,晾干,小心灌进玻璃瓶中。桂花落,回忆香。桂香清淡而悠长,最适合在冷天清晨,睁开眼,打开玻璃瓶,任由思绪在桂花香中漂浮。

收桂花香,以回忆相伴,再合适不过。

梨花呢?花落有声,香气清冽。寒天收花,与黛玉的葬花,如出一脉,难免带着伤感。唯独梨花,却是例外。梨花清,哪怕落地,依旧能令闻者精神为之一振。

以小竹篮收之,常放案前。午后,疲惫不堪之际,长长地嗅一口梨花香,顿时有浴香重生之感。这样的清醒,最适合用来自省,省人省己,堪称绝佳。

收梨花香,用以三省其心,脱离沼泥之累。

还有梅花。艳丽丽丽,热热闹闹的花,往往在春夏绽放,开得荼蘼。艳丽、华贵,皆而有之,但细细一品,总觉少了点悠长的余韵。于是,便有与其不投者,避开春夏,选在寒冬独自绽放。如梅花,便是其一。

冷冷的天,行走在街头巷角,隐约有暗香袭来,何等悠远的意境!

若是有心人,停下匆匆的脚步,长长一嗅,一股清香灌顶而入,整个人如梦初醒,顿生空灵缥缈之意。循暗香而去,天寒地冻之中,独寒梅绽放,岂不乐哉?

冷香,绽于暗处,便是不合流之意。不与争艳,不屑竟放,只愿在世俗之外,冰雪之中,孑然傲立。这等高洁,自是不合群,却也别有意境。

花是如此,人也不例外。

有抱负之人,走的路不尽相同。有以速溶为傲者,融入世俗,在人情脉络中,一展抱负;也有,反其道而行,高处更胜寒,宁可孤单,也不愿合流。

收梅花香,于冷天中,嗅得暗香,胸中油然而生一股孤傲卓然之气。冷天留香,是甘于寂寥的勇气,也是孑然独行的高傲。

收落花香,在回忆中飘荡,于泥沼中拔足,在困境中抗争。秋冬里的花香,虽难免落尽,却能将芳香留待有缘人。

补牙记

林赐珍

“都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简直要人命。”这是我在大一的时候听舍友说的。因为蛀牙而产生的疼痛,舍友到大半夜都无法入睡,一个人在黑暗中念念叨叨。同宿舍的我们都在她的苦吟中醒来,不敢抱怨她吵闹,但也只能以“那你忍忍吧,天亮了再去牙科诊所检查一下”来安慰她。人身上的苦痛,真的是冷暖自知。那时候的我,只是庆幸父母给了我一副好的牙齿。

在之后的日子里,我尽情地挥霍着我这副好的牙齿。什么硬的脆的,只要是好吃的我都不放过,尤其是最伤牙的瓜子、甘蔗啦,我是来者不拒,而且是一吃起来就没完没了。终于,在某天的清晨,我的牙齿开始跟我闹意见了,酸软无力,连喝水吸口气都觉得难受。

捂着难以开启的牙齿,我匆忙来到了牙科诊所。等待的人多且不说,那洗牙的水流声、磨牙拔牙的电钻声,真让我以为是进入了装修工

地,我自觉地坐在了队伍的后边。看着一个个神色凝重的样子,我赶紧把刚要冒出的打招呼的微笑压了回去,只是礼貌性地点了一下头,这牙痛的不舒适感都写在脸上,咱不能给大家添麻烦。

轮到我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牙医生还是很耐心地问我牙痛的情况,然后大手一挥,拿出一整套消毒过的医疗器械,开始在我的“工地上”敲打冲刷钻。一番的“装修”之后,感觉牙齿是恢复了常态。不过医生交代,过后若再出现类似情况,可能得考虑拔牙。拔牙,那得多难受啊,我只“哦哦”应了两声,便逃也似的离开了牙科诊所,过后便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可岁月不饶牙呀,终日为我辛勤咀嚼生活的牙齿纷纷向我告假,蛀牙、拔牙、补牙。繁忙的工作之余,我的大部分时间便是在医院兜兜转转。直到今年年初,牙医生正告我,你要么种牙,要么补个活动的

假牙。原来我下排牙齿右边的后牙槽已经没有“主力军”可帮助固定牙齿了。

种牙,美观但费用高,而且须检查身体是否能够承受。活动假牙简单又便宜,但可能有食之无味的缺憾。考虑再三,我决定先做个活动假牙试试。套膜,试牙,套牙,一个流程下来也就一个半月。忍耐力超强的我倒是没出现之前牙医一再提醒我可能出现的不适感,只是用它来咀嚼食物,总觉得没劲也没滋味。毕竟,它不是我的“原装部件”。这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以前父亲装假牙后常说的一句话,这东西吃起来怎么都一个味。其实都没什么味。

怀念那些曾经终日为我劳作的“老部件”,其实,又何止牙齿。时间载着我们飞奔的时候,我们只顾着消耗,等到我们推着时间走的时候,才感觉步履艰难,才明白身体也只不过是一台机器,它也有使用年限的。

我们且用且珍惜吧。

迟到的大学

黄小梅

上世纪80年代的某天,我手捧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眼眸里有着些许的湿润,心中填满了忧郁,我找了个偏僻的地方,缓缓地把它撕成了碎片,撒向空中,随着它纷纷扬扬地飘落,温热的泪水终于盈满了我的脸颊,我闭上双眼,仰着头,任脑际在昏乱中旋转,我看不清,此生,我与大学无缘了……

我生于乡镇,长于乡镇,在我们那个小村里,我周边的女孩子们都早早地辍学上工厂打工去了,她们必须为家里的经济,多多少少地撑起一份责任,我算是幸运者了。然而,在高中的学习中,我一直在担忧和期盼中度过。直到我到市区参加高考的那几天,我的忧郁达到了极点,因为,那些天,我的母亲因病已在厅堂里处于弥留之际,在这之前,我常常往返于医院和家里,心如浮萍。潜在的恐惧让我在考试中,会不自觉地害怕见不到妈妈的最后一面。

妈妈临终时,紧紧地拉着我干妈的手,把我的前程托付给了她,干妈接过了这份沉甸甸的嘱托,妈妈终于闭着眼睛去了另一个世界……

高考成绩出来后,我的成绩没有想象中的好,只是被录取到了电视大学的财会班,但费用要自理。

我拿着录取通知书,找到一个离

我所在录取学校比较近,又是处于闹市中的老字号饮食店,我向老板说明来意,恳求让我上夜班,夜宿集体宿舍,白天上学。老板通情达理,当即答应,我满心欢喜,心中热血沸腾。

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干妈时,本以为这种半工半读、自食其力的做法会得到她的赞扬和许可,然而,干妈怜爱地看着我瘦弱的身子骨,沉默了许久,却认为这样做的话,我的身体很快就会被掏空,会支撑不住,得不偿失。

干妈一家是城里的知识分子,是我母亲的托付所在,我只好黯然告别。在那个年代,找个工作不是件容易的事,干妈很快帮我在城里找了个打工的地方,叫了辆车匆匆接上我,我成了城里的一个打工仔,之后,也在干妈的安排下成了城里的。

我生活在小城,但我内心潜在的激进因子,时时都在拉扯着大学的梦幻,我一直觉得放弃半工半读是生命中的一次错误选择,诚然,当时那一届的学生,毕业后几乎都进了银行工作,而我,不属于他们!

几年后,小城的中专学校里突然有了两期短暂的财会培训班,是夜班,机不可失,我赶快填补了这一遗憾,拿到了珠算技术等级证书、会计电算化合格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等,并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利

用空余时间,拿到电脑培训、英语培训、评茶员等一些证书,继而在这些领域里努力进取,为自己和小家打好一些经济基础,为晚年的生活平添一抹淡然和从容。

近10年来,社会的发展突飞猛进,中青年们似乎都在大鹏展翅,大学因又狂热地都在我的心里翻腾,人生如梦,我不想再错失上大学的梦想了!

我的大学梦在老年大学新校区实现了。新校区离古城不到10公里,为了方便老年人上学,在旧校区设立3辆公交车,定时定点为老年朋友们打开上学的方便之门,校区建筑通风良好、周边绿草茵茵、洗手间极尽人性化设施,环境卫生整洁,最难能可贵的是师资雄厚。在我们文学班和诗词班,师生们常常是入了迷,意犹未尽,全然忘却了下课的时间。

我终于圆了上大学的梦想,虽然它对我来说,虽有些迟到,但我的内心是感动的:在老年大学上学的这几年时间里,我的生活在温馨中又激起了千层浪花,我幸福着它所带来的幸福,温暖着它所带来的温暖,无悔青春,未来从容。我知道这种甜蜜的生活来之不易,我感恩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感恩迟到的大学让我如沐春风、继续踏浪前行!

照相

潘建煌

前几天回老家,顺便去看望岳父岳母两位老人。

岳父是位退休多年的老林业工作者,已届耄耋之年。老人家出生在抗战年代,老家属偏僻的革命老区。家里兄弟姐妹七八个,他是长子,因此早早地担起帮父母维持家庭和照顾弟弟妹妹的重担。他很勤劳,会吃苦,肯学习,重亲情,讲团结,求进取。尽力帮助父母维持好大家庭,尽力帮助七个弟弟妹妹有所成,成家立业。工作后更在林业这一片“绿海”开拓出引以为傲的一片天,赢得许多荣誉和赞誉。

前几年,老人家动了大手术,一直顽强和病魔抗争着。他私下跟我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人世。他整理了参加林业工作以来所获得乡镇直至国家林业部各级的奖章、奖状,想照一张相片给我们留念。听了老人家这句话,我不禁潸然泪下,连声称应他:我们一定配合好,及时帮助他老人家满足这一心愿。这星期六下午,远在澳门的内弟赶回来了,在省内各地的亲人们赶回来了,为胸前佩戴奖章、身披绶带的老人家照了相,全家借此机会也回来团聚。

我们帮老人家捋了捋额前的银发,开始照相。第一张是他捧着1989年被国家林业部评为“全国乡村林场先进工作者”奖状照的相。好久没捧着奖状照相,老人家显得既激动又有点害羞。他说他十多岁就到南安西北乡镇林场——罗东印山林场做工。由于他会吃苦,好学又努力进取,最终由一位普通的林场工人成长为场长,一干就是几十年,为南安西北的绿化美化,林场的增产增收作出很大贡献。南安市委电教办当时曾以他的感人事迹组织拍摄一部纪录片——《大山的儿子》,介绍他带领林场一班人发扬林业工作者艰苦奋斗、爱拼敢赢的精神,去开山造林,绿化美化大片荒山。由于他林业工作成效明显,才获得这项国家级的荣誉。

随后,老人家分别捧着1995年他获评“泉州市优秀共产党员”的奖状照了第二张相。他说他在林场引进国内外优质树种和果树,其中美国松、笋竹、芦柑、香橙等品种远近闻名。当时生产的优质木材,为南安市直至泉州的建设作出贡献,林场芦柑、笋片制品等优质农产品还代表南安市参加对台农产品交流展销会等展会,多次获得省级级荣誉。他也因此获评泉州市优秀共产党员。

接下来老人家捧着2001年被评为“南安市劳动模范”奖章和奖状,我们为他照了第三张相。他说由于他带领林场一班人不断努力和开拓创新,立志有为,组织对他的工作给予肯定。

随后,老人家分别捧着2008年全国绿化委员会因为他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事业中成绩卓越,特授予的“全国绿化奖章以资鼓励”奖章和奖状,以及同年获得的“中国林学会第六届劲松奖”的奖状,我们分别在不同的位置,选择不同的背景为他照了相。他获评各级的荣誉证书堆起来有一米多高,他说拍几张就好,我们虽意犹未尽,也只能顺从他老人家的意愿。

望着眼前这位瘦小精干、银发飘飘的耄耋老人,我惊诧了。以前老人家朴朴素素,简直是一位老实巴交的林场工人。他很少和我们提及这些荣誉。现在突然看到他这么多奖章和荣誉证书,有几个还是国家级的,怎能不让我们肃然起敬呢?一枚枚沉甸甸的奖章,凝聚着他老人家多少艰辛的汗水和泪水;一张张奖状,仿佛讲述着他老人家在林场带领工人们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为国家林业奉献一生,为南安西北偏僻山区的绿化美化、林场增产增收殚精竭虑的故事,仿佛奏出一曲曲共产党员的奋斗乐章。作为后辈,我们为此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这次照相,既满足了老人家佩戴奖章手捧奖状照几张相给后辈留念的愿望,同时也借此实现了家人团圆,让老人家利用这些荣誉给我们这些人,尤其是“90后”这些从小在糖水里泡大的后辈讲述其中的故事,开展直观生动的教育。让小辈们了解到祖辈父辈是如何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相机的每一次闪烁,都照耀出这位耄耋之年老共产党员的风采,也开启了传承的新起点。这种传承,将延续家族尊敬长辈、团结和睦、互助友爱、追求上进的好家风,熏陶着每位家族成员,激励着每个人在各自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努力为国家社会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暮秋,浓愁

占素华

星霜荏苒

秋风唏嘘地摇着脑袋
它再一次深情凝望大地
昔日葱茏葳蕤的树林,转瞬之间
竟四处回荡别离的笙箫
时间,你仿若一个勤快的小偷
而今,秋天已经迟暮
这欲语还休的浓愁
不知你能否领会?

日月其除

秋雨黯然地低声抽泣
它裹挟着风儿淅淅沥沥
曾经生机盎然的荷塘,弹指之间
却周身披上光阴的风尘
岁月,你恰似一匹脱缰的野马
此时,伫立于暮秋的渡口
这百感交集的喟叹
更该向谁去诉说?